

禅宗文献俗语词零札(四)*

王长林

提 要 文章综合利用勘辨字形、排比归纳、语境求义和异文互参等训诂方法,对禅宗文献中“鷓鴣鸟”“打鼙鼙”“刺锄”“马廐字”“腴俊”“收抗”“王升鬼酉”和“裂鼻木”七则(组)疑难俗语词予以考辨,结论有助于禅宗文献字词研究、语文辞书修订以及禅籍校勘与整理。

关键词 禅宗文献 俗语词 俗字 俗语言研究

禅宗文献作为近代汉语重要的白话文献,因俗语词丰硕而备受研究者的青睐。禅宗文献词汇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但仍留有大量的疑难俗语词阙疑待考。疑难词之所以“非雅诂旧义所能赅”,则又与禅宗文献文字讹混、音近通假、错误回改等因素密切相关。文章选取“鷓鴣鸟”“打鼙鼙”“马廐字”等七则疑难俗语词,综合利用训诂方法,辨形释义,求其确诂,希望对禅宗文献字词研究有所裨益,也可大型语文辞书修订、禅籍文本校勘整理提供参考。

一 鷓鴣鸟

《恕中无愠禅师语录》卷四《渔家傲二首》:“独守空池怜鷓鴣鸟,鱼游脚下何曾晓,生死纯真无欠少,超尘表,衣盂赖有人传了。”(X71/428c)^①

日本江户刊本《恕中和尚语录》同作“鷓”,但该字《汉语大字典》《中华字海》并不收载,“鷓鴣鸟”的确切词义待考。“鷓鴣鸟”禅宗文献又有 AAB 式“鷓鴣鷓”,如《绝岸可湘禅师语录》:“大似鷓鴣鷓守空池,鱼从脚下过,鷓鴣总不知。”(X70/289c)又作“鷓鷓鸟”,见于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二八《舒州龙门佛眼和尚语录》(X68/186a),“鷓”由“鷓”构件互易而来。或仅作“鷓鷓”,《五灯会元》卷一六《广福惟尚禅师》:“靦面若无青白眼,还如鷓鷓守空池。”(X80/348c)《元叟行端禅师语录》卷六:“池中鷓鷓只痴懵,脚下鱼游都不知。”(X71/535c)改换声旁又写作“鷓鷓”,《永嘉真觉禅师证道歌》:“可怜鷓鷓心虽急,脚下鱼行奈不知。”(X65/447b)^②

*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日藏汉文古写本、古刻本禅宗文献语言文字研究”(21XYY002)的阶段
性成果。《南开语言学报》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,谨此致谢!

① 文章所引用的佛教文献均于其后标注文献代码、册数、页码和栏数,B 为《大藏经补编》,C 为《中华藏》,
J 为《嘉兴藏》,K 为《高丽藏》,L 为《清龙藏》,T 为《大正藏》,M 为新文丰版《卮正藏》,X 为《卮续藏》。

② 以上几种异形词笔者参考了郑贤章《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》(2016: 460—461)相关条目。

“鷓”字载籍少见,其词义问题很早便引发古代禅僧的关注。北宋睦庵善卿(生卒年不详)《祖庭事苑》卷五《怀禅师前录》“鷓鷓”条云:“正作鷓,古闇切。”(X64/379b)^①善卿的这一解释可以得到文献的支持,南唐保大十年(952年)编集的禅宗灯录《祖堂集》即有“鷓鷓鸟”的用例,《祖堂集》卷一五《西堂和尚》:“鷓鷓鸟,守空池,鱼从脚下过,鷓鷓总不知。”(B25/579b)又见于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六《睦州和尚语录》:“又拈拄杖一划云:‘会么?’僧云:‘不会。’师云:‘鷓鷓鸟。’”(X68/38b)《集韵·勘韵》古暗切:“鷓,鸟声。”《汉语大字典》据以立目,惜无文献例证,禅籍用例可补其未备。不难看出,宋明禅籍中“鷓鸟守空池”的说法其实均源自唐宋禅籍《祖堂集》《古尊宿语录》等所载的俗谚“鷓鷓鸟,守空池,鱼从脚下过,鷓鷓总不知”,而这句俗谚又自有其佛典渊源。失译《别译杂阿含经》卷五《初诵》第五:“尔时,世尊即说偈言:‘少不修梵行,亦不聚财宝,犹如老鸛雀,栖止守空池。’”(T02/403b)宋法天译《妙法圣念处经》卷八:“人虽一心,多行恩恋,彼意非恒,时频远离。喻如鸛雀,立望空池。”(T17/444b)“鸛雀(鸛)”是一种捕鱼的水鸟,常立足于水中,故佛经用以比喻行思顿滞。或称为“鸛”,如《石屋清洪禅师语录》卷上:“鸛偏爱守空池,凤凰岂肯栖荆棘。”(X70/663b)这与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》卷一〇“鸾凤不栖荆棘,鷓鷓偏守空池”(T47/856a)恰相比勘。所以,“鷓”读作“鷓”,系摹拟鸟声,而“鷓鸟”“鷓鷓鸟”其实就是鸛。

宋元以来禅宗文献“鷓”又写作“鷓”,如《禅宗颂古联珠通集》卷八:“鷓鷓鸟宿空池,鱼从脚下过,鷓鷓总不知。”(X65/518c)《径石滴乳集》卷四:“脚下鱼行总不知,因怜鷓鷓亦何痴。”(X67/538a)《指月录》卷八:“靦面若无青白眼,还如鷓鷓守空池。”(X83/486a)很显然“鷓”是“鷓”更换声旁的异体字,与“𪔐”作“𪔐”、“𪔐”作“𪔐”、“𪔐”作“𪔐”^②类同,所以“鷓”的源头也是“鷓”。明瞿汝稷(1548—1610)《指月录》卷九《音释》对本录“鷓鷓”的音义附加解释,又提出另一种说法:“鷓,胡谗切,音咸,鸟也。”(X83/510a)这个说法其实也有所依。世俗文献中“鷓”最早载于《宋本玉篇·鸟部》:“鷓鷓,上音成,下音咸。”但仅有注音,并无释义,且“鷓”仅是复音词“鷓鷓”的后语素,不确定是否可单用。嗣后,元代圆沙书院本《玉篇·鸟部》将宋本“鷓鷓”离析为二:“鷓,音成,鸟也”和“鷓,音咸,鸟也”,后明梅膺祚《字汇·鸟部》加注反切:“鷓,胡谗切,音咸,鸟也。”可见,瞿汝稷的音释实际是摘自《字汇》,而《字汇》又是本自元刻本《玉篇》。但“鷓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,《玉篇》《字汇》均语焉不详,今仍不得其解。再反观宋元以来的禅宗文献,可知“鷓”与“鷓”“鷓”“鷓”“鷓”实为一组异体字^③,本指“鸟声”,后又特指鸛,与“鷓鷓”的“鷓”音义殊别,当属偶然同形。《指月录·音释》不辨字际关系,径引元明字书训解禅籍俗字俗语,实际犯了望文生训的弊病^④。

① 郑贤章(2016:460)认为善卿观点恐不确,因为“‘鷓’在韵书中为鸟声,非鸟”。本文认为善卿的说法其实不误,论述详后。

② 《中华字海》(2000:149)本条引《敦煌变文集·佛说阿弥陀经》:“亦无增无~。”

③ 《中华字海》(2000:1688)又收“𪔐”字,“同‘鷓’。见《直音篇》”。笔者按:“𪔐”是“鷓”的省笔俗字,《篇海·鸟部》:“鷓,止深切,鷓鷓,水鸟,似鱼虎而黑色。”“𪔐”虽与“鷓”构件互异,但二字有异。

④ 禅籍音释的这种弊端另有其例,可参王长林(2021)“𪔐”“𪔐”条。

二 打鼾

《死心悟新禅师语录》：“我看你这一队汉，没一个将做事。初到时，个个道‘我为生死事大’，及乎出却方丈门，到处里只是打鼾。个什么痴汉，有个死在头上，作么生免得？”（X69/231a）

《篇海·穴部》引《川篇》：“鼾，大红切，风声。”大型语文辞书如《汉语大字典》（2010：2940）、《中华字海》（2000：1140）音义均援引《篇海》，拟音 tóng，释为“风声”，但都缺例证。郑贤章（2016：320）补充上举《死心悟新禅师语录》，指出“鼾”在语录中指声音，但不是风声。郑先生所言甚确，禅宗语录中“打鼾”显然不指风声，所以自然也不当读作“大红切”。

按：“鼾”分别收录在《康熙字典·备考》的《穴部》与《工部》，《穴部》云：“《篇海》大红切，音同，风声也。”而《工部》则云：“《篇海》何贡切，音闕。”其实，《篇海·工部》正文并不收该字，而是出自卷首《辛卯重编增改杂部·去声》：“鼾，胡贡切。”成化本、万历本、崇祯本并同，可见是《康熙字典》将《辛卯重编增改杂部》的“鼾”列入《备考·工部》。我们认为，《辛卯重编增改杂部》读“胡贡切”的“鼾”与禅籍用例恰相契合，可互为参照，《康熙字典》增注“音闕”其实是兼备注音与释义，“鼾”就是“闕”的异体字。“闕”本是从門、共声的形声字，而“鼾”则为新造会意字，当取义于空口大话、嘈杂喧闹。禅籍多见“打闕”一词，义指说闲话、凑热闹，如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》卷一：“这个川藁苴，自来好打闕，闹处便入头，恶静而喜动。”（T47/812b）《慈受怀深禅师广录》卷三：“寒山痴里放奸，布袋^①闹中打闕，众生业识茫茫，几个眼睛定动。”（X73/124c）《松源崇岳禅师语录》卷上：“有时堆堆坐禅，有时一向打闕，年来行脚衲僧，都是个般病痛。”（X70/90a）或作“打哄”，如《永觉元贤禅师广录》卷二一：“逢人专好打哄，尽是指西为东。”（X72/506a）引申又指混日子，如《缙门警训》卷七：“一失人身，卒未有出头处在，莫与么打哄过时，今日三明日四。”（T48/1077c）也有“闕闕”“哄哄”重叠式，如《法演录》卷三：“自十九至二十三日，万余人来此赴会闕闕地，如今只见老汉独自口吧吧地。”（T47/664b）“闕闕地”与“口吧吧地”近义对举。《云栖法汇》卷二一：“而今日久，都迷失了本，不过饮食衣服，经忏上逐日闕闕，全不觉忘了生死大事。”（J33/154c）“逐日闕闕”即每日趁闕混日子。所以，死心禅师的话意是说：学人初来乍到尚有求佛之心，后来出门便成堆打闕，虚度时光。“打鼾”当是“打闕”“打哄”的ABB重叠式，只是传抄者写了个“鼾”的异体俗字罢了。

三 剌锄

《天隐和尚语录》卷一四《次吴迪美居士》：“卓锡烟峦小构新，草龕风雪度残春。剌锄漫

① “布袋”指布袋和尚。

把开荒径,短拂闲拈忆故人。”(J25/593c)

日本东京大学藏嘉兴藏本同作“制锄”。高丽本《龙龕手鏡·刀部》:“制,旧藏作制。”“制”即为“制”之俗误,显然与引例文意不契。上引嘉兴藏本《天隱和尚语录》系法嗣通问等编定,而门人通琇另编《天隱修禅师语录》,收入清代《乾隆大藏经》,“制锄”清龙藏本别作“长镰”(L154/382a),卷末《音释》:“镰,锄銜切,音巉,锐器也。”“长镰”与“制锄”虽属同类器具,但“制”与“长”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认为,“制”应该是“𠂔”改换声符的俗字,《正字通·刀部》:“𠂔,同𠂔”,可见“𠂔”又是“𠂔”改换义符的俗字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·斤部》:“𠂔,斫𠂔也。”《广韵·烛韵》陟玉切:“𠂔,斫也,又𠂔也。”“𠂔”即是锄头一类的农具,内外典籍均有用例,如韩愈《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》:“益市耕牛、铸镬、钐、钁、𠂔,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。”《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》卷一:“绝荆榛兮罢斫𠂔,饮馨香兮味清肃。”(T47/515c)所以“制锄”属于同义复合词,“制锄漫把开荒径”义即手持锄头开荒斫路。

四 马𩇑𩇑

《希叟绍昙禅师广录》卷四:“回视从上住庵诸老,透关眼,啗𩇑机,当甚马𩇑𩇑?虽然,再从觉城山下过,棒折也未放你在。”(X70/445a)

“𩇑”字载籍罕覩,疑为“𩇑”之误,而“𩇑”又是“𩇑”的异体字。首先,从字词组合来看,能与“马”和“𩇑”组合成词的语素只有“𩇑”,禅籍就有异形词“马𩇑𩇑”,如《灵峰藕益大师宗论》卷三:“凡针灸药石可起病者,无论君臣佐使,皆心上化工也。……善用之无非是药,不善用无不增病,必执诃坐为是,何异执话头者诃放下也。真到参无可参处,教外别传、正法眼藏是甚么马𩇑𩇑?”(J36/304c)其次,从字形结构来看,“𩇑”异体写作“𩇑”,最早载于《集韵·至韵》,之后如《类篇》《详校篇海》《字汇》《重订直音篇》等字书均有载录。高丽本《龙龕手鏡·米部》:“𩇑,或作𩇑;𩇑,正。疋弃反,气下泄也。”“𩇑”也是“𩇑”的俗写。“𩇑”与己续藏本的“𩇑”字形极为相近,都有共同的构件“𩇑”。而之所以将构件“穴”写作“广”,概不外乎两种原因:一是俗写“穴”与“宀”常混用不别(参梁春胜,2012:229),而“宀”“穴”又与“广”经常相混,如《广韵·陌韵》载“𩇑”为“宅”的古文,《集韵·皓韵》:“𩇑,或作𩇑。”《正字通·广部》:“𩇑,俗窗字。窗,俗作𩇑,又讹为𩇑。”皆为其例,可资参证。另一种可能性是:“𩇑”本为新造会意字,受到“𩇑”及其俗体“𩇑”或“𩇑”^①的影响,写手可能将部件“穴”也改换作“尸”,又由于辗转传抄、刊刻,未予慎辨,将构件“尸”误作形近的“广”。但总的来看,第一种可能性较大。

既已辨识字形,词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“马𩇑𩇑”“马𩇑𩇑”古代文献又作“马𩇑𩇑”,简称作“马𩇑”或“马𩇑”,系中药名,民间俗称灰包、马粪包、马蹄包、药包子、牛屎菇等,有清热利咽、消炎止血的功效^②,禅籍多与“牛𩇑”(即车前草)连用,但有褒贬二义,例如:

① 《龙龕手鑑·尸部》:“𩇑,或作𩇑。𩇑,今。疋弃反,气下泄也。”按:“𩇑”又是“𩇑”之俗体。

② 或用来塞堵器物漏洞缝隙,明周履靖《群物奇制·器用》:“瓶漏者羊血擦之,油笼漆笼漏者,以马𩇑滓塞之即止。”

(1) 善知识者如大医王,善疗众病。至于用药之际,不问牛溲、马勃、巴豆、黄连,皆为妙药,亦能杀人,亦能活人。(《无准师范禅师语录》卷一, X70/230b)

(2) 可谓牛溲、马勃都是良药,只贵在医家善用耳。(《雪关禅师语录》卷五, J27/475c)

上二例中“马勃”属灵丹妙药。又如:

(3) 事不获已,随分将牛溲马勃、狼毒砒霜、阿魏水银、灯芯皂角,开个小小杂货铺子去也。(《希叟绍昙禅师广录》卷二, X70/420c)

(4) 无准和尚忌拈香:“我与这老汉,元自不相识。于不相识中,刻骨成冤。结愈久冤愈深,至今恨深切。浇之马勃与牛溲,熬此一炉干屎橛。”(《环溪惟一禅师语录》卷上, X70/372c)

上二例中“马勃”含有贬义,例(4)与“干屎橛”相联,贬义更昭显。究其缘由,或因为“牛溲”“马勃”并非名贵而是随处易得的药材^①,不能包治百病。进一步引申指无价值、不顶用的东西,如:

(5) 自南自北,自东自西,牛溲马勃,土块干屎,随缘认得性,无瞋亦无。(《喜观涛奇禅师语录》卷四, J36/763c)

(6) 一之上,三之下,有来由,无缝罅,是甚牛溲马溲?(《无准师范禅师语录》卷五, X70/271a)

例(5)将“牛溲马勃”“土块干屎”并举,泛指一切什物东西,而例(6)“是甚牛溲马溲”也即是反问是什么破玩意儿^②。再反观开篇二例,其用法与此相类似,“当甚马竈孛”“是甚么马屁埫”意即顶什么屁用、是什么破烂玩意儿,属于禅林的詈骂语。

五 腴俊

《明觉禅师语录·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》:“师异禀,自孩提。斤腴俊,蹈圣梯。慈固拒(拒),不得施。起恭孝,终直纛。铄落发,莹质疑。”(T47/713b)

“腴”字书不载,“腴俊”载籍罕见,词义难解。检《明觉禅师语录》诸藏经版本,中华藏(底本是永乐北藏)作“斥腴雋”(C76/919b),新文丰版嘉兴藏作“斥腴雋”(J01/584c),清龙藏又作“斥腴雋”(L140/413b),新文丰版已正藏又作“斥腴雋”(M59/380c)。比勘可以确定大正藏本“斤”是“斥”之误,“俊”与“雋”相通假,然“腴”字虽与已正藏、嘉兴藏相同,但仍应以永乐北藏、清龙藏的“腴”字为正。“腴”即“腴”之俗,《正字通·肉部》:“腴,俗腴

① 或因为禅籍中“牛”“马”多组成詈词骂语,如诸如“牛胎马腹”“作牛作马”“死马医”“不到死牛边,不欠死牛钱”“芒绳系死牛”等,受这类语辞的影响带有贬义色彩。

② 这与“碗脱丘”的词义引申很相似。“碗脱丘”本指用碗盪脱出来的模子,因为常见且不中用,引申泛指对什物的贬称,如《无异禅师广录》卷二:“若言即心即佛,大似黄叶止啼。又云非佛非心,还如梦中说梦。不是心,不是佛,不是物,是甚么盪脱丘?”(X72/246a)“是甚么盪脱丘”即是什么烂东西。

字。”“腴”指肥肉，与“雠”同义连文。要言之，“腴雠”义指肥美的肉食，而“斥腴雠”即谓厌斥荤腥。塔铭载明觉禅师“始生瞑目若寐，三日既浴，乃豁然而寤，屏去荤血，不习戏弄。”（T47/712b）“屏去荤血”恰是“斥腴雠”的注脚，可为确证。另需要说明的是，诸刻本藏经作“雠”甚确，《说文·隹部》：“雠，肥肉也。”^①而大正藏本别出心裁改作“俊”，其实“肥肉”义的“雠”读juàn，与“英俊”“俊杰”之“俊”无涉，此乃整理者不明词义的臆改，甚谬。

六 收抗

《希叟绍昙禅师广录》卷三：“簸弄乾坤，灵蛇在掌。露刃含霜，阿谁近傍。开厥渠魁未得时，蛰龙护匣牢收抗。”（X70/431c）

经初步考察，“收抗”禅籍凡见3例，均出自希叟绍昙（？—1297）之口，具有较为鲜明的特性。除引例以外，另二例分别是《希叟绍昙禅师广录》卷五：“善财信手拈来，文殊当面修合。色香美味，非不完全。遇明人，快须收抗。”（X70/458a）《五家正宗赞》卷四：“尽十方世界皎皎地无一丝头，到者里，百法明门只宜收抗。”（X78/620a）揆度三例的语境，我们认为“收抗”表示“收藏”义。“抗”或写作“伉”，后者也有“藏”义，如《字汇·人部》：“伉，藏物也。”《汉语大字典》（2010：158）收释，引《朱子语类·易二》：“不应凭地千般百样藏头伉脑，无形无影，教后人自取多方推测。”“伉”与“藏”对文。又写作“囤”，《集韵·宕韵》：“囤，藏也。”金韩道昭撰《五音集韵》卷十二：“囤，藏也。”《汉语大字典》（2010：771）“囤”条例证引《中国歌谣资料·沪谚外编·山歌》：“说的嫂嫂私底囤一碗，厨里不见一只红花碗。”嫌过于晚近，该词在明清白话文献中已见实例，如明姚际隆删补《卜筮全书》（明刻本）卷十二《黄金策》：“若卜起赃见财爻，发动看其墓在何处，便知藏囤何方。”清陈梦雷《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》（清雍正铜活字本）五四七卷：“推物当以财属，五行辨之。欲知其藏囤何方，但寻财墓处便是。”清刻本佚名《花翎宝卷》：“梅元春你将女儿藏囤何处去了，敢是要赖婚不成么？”三例“藏囤”属同义并列复合词。今吴语、闽语沿用，尤其闽语的用法灵活多样，除“藏囤”之外，还有“收囤”“存囤”“积囤”“拾囤”“搵囤”“偷偷囤囤”等词被广泛使用^②。方言词“收囤”即绍昙口中的“收抗”，古今一贯，可以互参。

再追根溯源，表“藏”义的“抗”“伉”本字当作“亢”，而“囤”则为后起分化字，该词来源甚古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吉不能亢身，焉能亢宗？”杜预注：“亢，犹蔽也。”而“亢”之所以有“藏”义，蒋礼鸿先生已有考论，《义府续貂》“亢 抗”条（2020：181）释云：“《尔雅·释鸟》曰：‘亢，鸟咙，其根。’郭璞注曰：‘根者，受食之处别名根，今江东呼为根。’《说文》：‘𪔐，麋鹿根也。’亢为鸟咙；𪔐者，嗑也，麋鹿喉也。喉咙之中受食之处为根，故亢得藏义。”

① 段注本依《广韵》作“鸟肥也”。

② 详参李荣主编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（6卷本）相关词条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
七 王升鬼酉

《月磬禅师语录》卷一：“上堂举台州国清寺拾得一日扫地次，寺主问云：‘汝名拾得，因丰干拾得汝饭，毕竟汝名什么？’拾得放下苕蓐，叉手而立。寺主复问云：‘毕竟名个什么？’拾得拈苕蓐，扫地而去。师拈云：‘放下苕蓐，提起苕蓐，吽，王升鬼酉。’”（X70/514a）

月磬禅师举拾得与寺主对话公案，“放下苕蓐，提起苕蓐，吽，王升鬼酉”乃月磬的拈语，是对所举公案的评述。勘核语录的江户写本，如图1所示。首先，可以看出“吽”下有“ㄣ”，这是写本禅籍常见的重文符号，已续藏本阙文。其次，“王升”与“鬼酉”分属两列，且字间距与全篇无异，所以可以肯定“王升鬼酉”是四个字。但实际上，四字拼合即是“弄醜”一词。换言之，是月磬禅师故意将“弄醜”拆分说成了“王升鬼酉”，实质是一种拆字游戏，其目的是为了与“放下苕蓐”“提起苕蓐”韵律协调，均为四字格，朗朗上口，也为拈语颇增戏谑的语气。因为拈语“弄醜”显然体现出月磬对公案问答的不以为然，认为拾得面对发问拈放扫帚无非是弄丑之举。禅师之所以拆成“鬼酉”而不是“酉鬼”，显然也是与“蓐”协韵的需要。

寺主問云：汝名拾得，因豐干拾得汝飯，畢竟汝名什麼？
拾得放下苕蓐，叉手而立。寺主復問云：畢竟名個什麼？
拾得拈苕蓐，掃地而去。師拈云：放下苕蓐，提起苕蓐，吽，王升鬼酉。

图1

参考文献

-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0 《汉语大字典》（第2版），成都：四川辞书出版社、武汉：崇文书局。
- 蒋礼鸿 2020 《义府续貂》（增订本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- 冷玉龙、韦一心 2000 《中华字海》，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。
- 李 荣 2002 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（6卷本）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梁春胜 2012 《楷书部件演变研究》，北京：线装书局。
- 王长林 2021 《禅宗文献字词续札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第1期。
- 郑贤章 2016 《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。

（王长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、汉语史研究所 610225）